

柏素文丛

微尘与暗香

胡洪侠 著

WEI CHEN YU AN XI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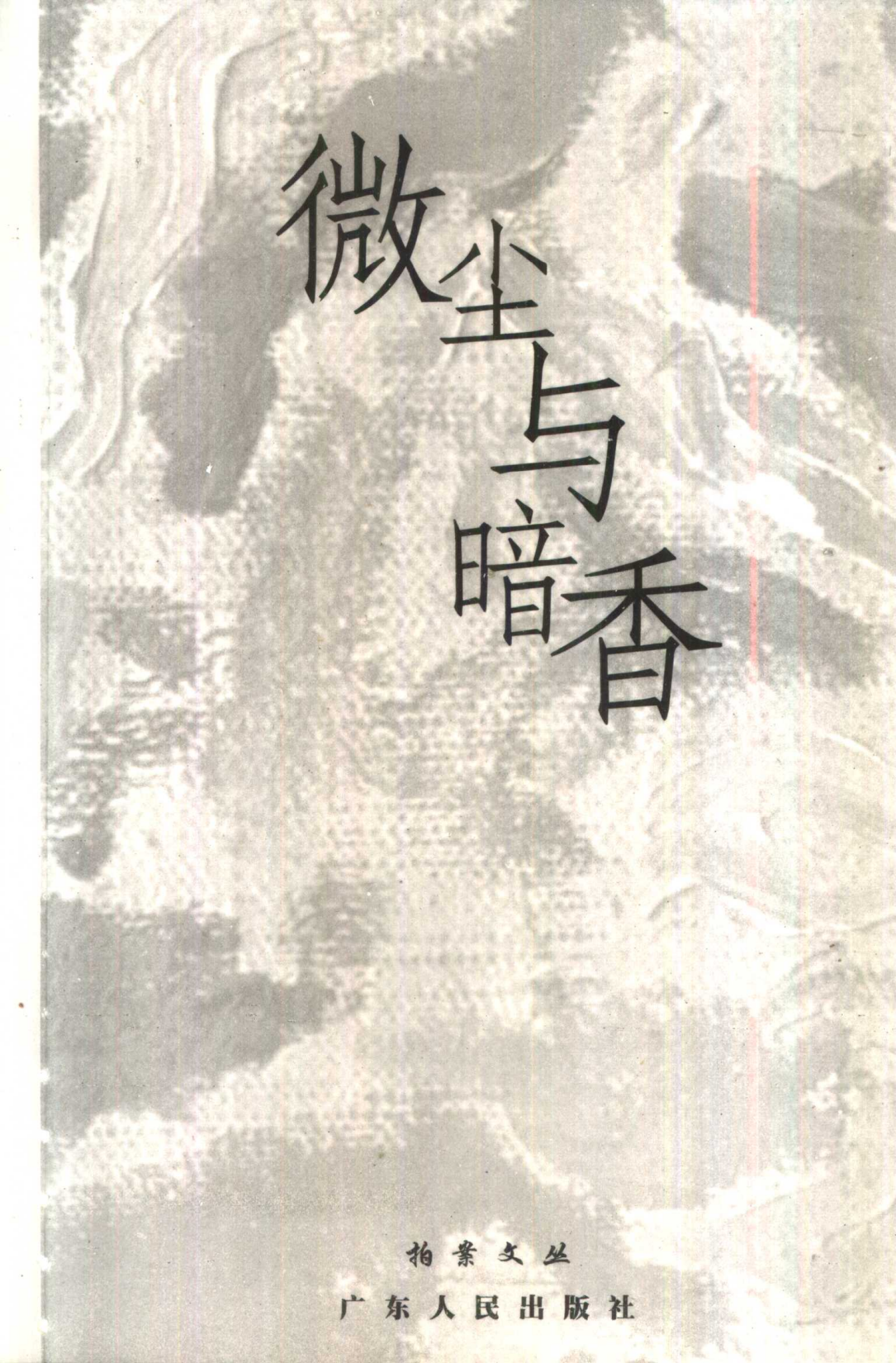
柏素文丛

微尘与暗香

胡洪侠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微尘与暗香

拍案文丛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尘与暗香/胡洪侠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10

(拍案文丛)

ISBN 7-218-03467-5

I. 微… II. 胡…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827 号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1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3467-5/I·426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1000

我不是乔治六世（代序）

董 桥

—

深圳胡洪侠的《多亏阿姨是贫农》说，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先娶林徽音后娶林洙；林徽音死得早，陪梁思成过了一段黄金年华；林洙命苦，婚后生活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6月，她从延庆县回到清华园的时候，系里已经贴出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的大字报了。梁先生那时正在赶写他的绝笔之作《营造法式注释》。书稿既然出版无望，红卫兵又开始频频抄家，林洙急中生智，把书稿交给家里贫农出身的保姆李阿姨，因为红卫兵从来不到她房间里搜东西。林洙对她说：“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证明梁先生是没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箱子里。”李阿姨点头说：“我明白。”这部书二三十年后终于重见天日，印出来了。

—

生逢忧患和饱读诗书的人一样，总是格外珍惜好书的价值。胡洪侠年轻，没有遭遇“文化大革命”之劫，却爱书如命，满心是毛边本的微尘和暗香，对梁思成那部书的命运当然很有感触。一两个月前，

他写信给我，要我为他的新文集写序。传统书画诗文得到椽笔品题圈点，价值往往更大。我没有这样的本事，却常有这样的殊荣，写得多了，突然想到写作的人而专为别人的书写序，也许真的是老朽了，从此抗拒这份荣耀。再说，林洙抗暴护书的经历未免教人神伤：万一哪一天又掀起一场运动，胡洪侠的书里有我这个反动派的序文，而他家里又没有李阿姨这样的贫农保姆，恐怕会相当倒楣了。

1939年二次大战纳粹德国空袭伦敦的前夕，英王乔治六世在圣诞广播中引用女诗人 Minnie Louise Haskins 《沙漠》一诗中的一句话：“我对站在岁月之门的那人说，给我光，让我平安走向难卜的未来。”（“I said to the man who stood at the Gate of the Year, give me a light that I may tread safely into unknown.”）战云下的英国国民听了深深感动，女诗人声名大噪，诗集卖了43000本，82岁过世时，《泰晤士报》登了讣告。

反正我不是乔治；反正中国也光亮得多了；序文我不写了；胡洪侠不妨独自走向难卜的未来。文学之路这样走会更有趣，也更平安。

1999年6月25日

NA 2006

目录 MU LU



辑一 一怀愁绪

张爱玲方寸不乱	3
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	5
烛光里的文化梦	7
文化的动静	9
“想干点正事”	11
“当初应该爱你”	13
谁也不能要求谁做“模特”	15
“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17
总会有人上路	20
梦中的桥下并非总有银子	23
文化人抛弃“文化人”	26
有一种思维是绿色的	29
经常想想……	31
你的眼神	34
稳稳地站立	38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40
上联·下联	42

群 落	45
这样的 一个晚上	48
谁会忍心往红酒里掺酒精	51
流行的炒作与时尚的批评	54
梁羽生应该得意	56



辑二 满城风雨

客厅里也许有你的梦影	61
半夜三更下扬州	63
巧对	65
在雨中	67
无端有感	69
可以重温 难以重圆	72
如果真是这样	75
泪意	78
以文化良知发言	81
“招牌文化”	84
想看看“那人”	88
“文化?什么文化?”	91
风雨南方	93
公共空间	95
书市长短调	97
就这么简单	100
“我不甘心我的笔舞不出自己的风格”	102
冷冷热热	105
这里的变化静悄悄	108



辑三 凌晨零墨

好在共一城风雨	113
千万次地问	115
活着	118
写在 1995 年边上	120
“毛边本”	122
书商台维	124
重温两篇文章	126
书途同归	128
打开“边界”	130
门里门外	132
容易吗	134
“时装逻辑”	136
绝妙序跋	138
这条路端的是不好走	140
岂不快哉!	142
初冬雪后有月亮的晚上	144
千万别唱“喔,算了吧……”	146
“天气转凉,望加衣珍重”	148
“这就是文化”	150



辑四 书眉书眼

梁氏藏书多少钱一车?	155
------------	-----

多亏阿姨是贫农	157
书话兴衰	159
惊 艳	161
读书如穿衣	164
读书仿佛自由恋爱	166
不读书的人	168
最是红尘知己难求	170
只有书	172
读书读输了的读书人	174
伏尔泰的脑袋打不得	176
坐对书墙	178
天上飘着余秋雨	180
恨人生没有地图册	183
“名师出高徒”	186
器器书声	188
送你一本书	190
只读杂志不读书?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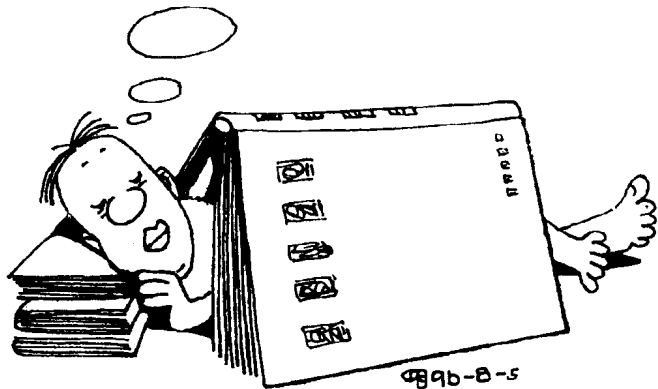
辑五 深圳心情

再遇张继高	199
夜读王鼎钧	202
邓云乡先生的心情	205
姜书威酒	209
在自家的稿纸上对话	214
年华似“盘”	219
“数字化死亡”	221

“这个样子”	225
传媒海洋中碎了“世纪童话”	227
文化大师及其他	233
后 记	237

辑一

一怀愁绪



0896-B-5



张爱玲方寸不乱

钱钟书在《论文人》中曾引戈蒂埃《奇人志》中的一段奇文，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比如，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了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个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呈变态。读后一笑，不想日前编稿，在一篇来稿中发现了“畏诗症”的中国“病例”：一个青年诗人，发誓远离尘嚣闹市，独居无车马喧之村落，苦吟诗篇。某日终耐不住寂寞，信步到一酒馆，与老板商量：“我在这里为顾客读我的诗，你给我酒喝，如何？”老板斩钉截铁地回答：“喝酒，可以。读诗，不行。”

我们毕竟是“礼仪之邦”，所以饭店的老板不给你诗意但给你酒喝，正仿佛眼下流行的“小女人散文”，不给你真才实学，倒也不缺真情实感；哪里像西方的财主，竟然肝火旺盛得像从前的大批判文章，专以气势压人。不过，什么话都可以“说回来”，从老板、财主的角度看，他们也并非没道理：孩子专会写诗，长大就有可能“三七二十八”一般地不会算账。在饭店读诗，诗味不但增加不了菜味，更可能撵跑吃菜的人……看来出问题的恐是诗人与诗也未可知。

有篇文章分析“严肃音乐为什么繁荣不起来”，答案是欲要摆脱困难，就要尝试让严肃音乐走向市场。很好！不独严肃音乐，许多文化门类都面临这一问题。缺乏的生气也许会在市场中焕发勃勃不息的生机。但是走向市场之后又如何



呢？听说某乐团大踏步走向市场，收入也随之大有可观，但在几次重要的音乐会上却频频出错，大失水准，自乱方寸，投资者与听众都不满意。前面提到的那位诗人，据称饭店未遇知音之后又受挫折，顿觉曲高和寡，高山岂能无流水绕之？于是自杀了。被市场拒绝，就这样轻易地打发生命，诗人也许有自己的道理；如果文化团体之类被市场接受后还自乱方寸，那就既不尊重市场，也不尊重文化，后果比自杀差不到哪里去。

又想起刚刚死去的张爱玲。移居美国后她息朋绝友，守住寂寞，但她也十分关注她作品的市场。她曾到香港为电懋影业公司编写剧本，也曾为杂志写连载小说。但她不乱方寸，编《全集》最后一卷《对照集》，给几十张旧照片写“解说”文字，她用了一年时间，且要求出版社一个错字也不许有。寂寞与严谨至此，均非常人所能学。

财主的儿子当然可以学写诗，但也要会算账；诗人可以去饭店读诗，但诗要好，气氛要合适，听起来要悦耳；饭店老板当然可以答应诗人读诗，但利润不能受影响，最好能增加；文化人、文化团体应该走向市场，但一要尊重市场，二要尊重自己与文化；张爱玲的书当然有资格畅销，因为实在写得好，而且“不乱方寸”，连告别人世这样的事都独自一人完成。真的应该趁她走得还不太远，抓紧多祝愿几句：

“请走好……”



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

交响乐团的指挥总是背对着观众演出；一曲终了，做足了要么刚劲有力要么舒缓有致的手势，才优雅地转过身来，鞠躬，致意，同第一小提琴手握手，手挥观众跑上台献出的鲜花……这时，如醉的观众才会看到指挥家脸上醉人的笑容。

其实，演出时指挥家的背影也同样醉人。去看一场音乐会，我们不说去“看”，而说去“听”，真正看得真切的，除独唱、独奏演员外，只有指挥家的背影，仿佛所有的旋律先从那一袭漂亮、典雅、流畅的燕尾服上流过来我们才听得到。摄影家卡殊曾给西班牙大提琴家兼指挥家卡素斯拍过一张背对镜头指挥演出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成为波士顿艺术馆的展品。曾有一位老人每天在照片前静立很长时间，久而久之，一位职员深感不解：“先生，您在看什么？”老人小声回答：“嘘，年轻人，你难道看不见我在听音乐吗？”

指挥家并不总是演出；指挥家总有转过身走下台的时候；指挥家走下台后往往不再指挥什么，笑容是否醉人也就不好说。不过，台湾著名指挥家陈澄雄转过身来也仍然是指挥家，笑容也依然醉人。

台下的陈澄雄指挥什么？他指挥中乐西乐“打通”，指挥中乐走向世界后风骚独领，指挥严肃音乐在大众间的普及，指挥民间小调走向舞台时的严整与精致，指挥两岸音乐间的交流与并进……诸葛亮证明了“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陈澄雄则证明了“指挥家指挥岂止在台上”。



陈澄雄舞台上背对观众指点江山时的风采，转过身走下台侃侃而谈的神情，一定大有可观，可惜我都未见过。不过，听他说过的话，也能想象出一二。他说，如果奏得好，西乐永远达不到中乐的境界，因为中乐讲究的是一种意境，一种神韵；他说，中国人的耳朵不能被西乐磨得听不见中国音乐的声音……这些话在舞台上都会变成幅度很大的手势，足以引发“鼓乐齐鸣”，我们在感叹他的气魄与胆识的同时，也祝愿他能站得稳。

背对着观众指挥，面对的当然是作品；转过身来指挥，面对的往往是问题。音乐界的问题像是一些胡乱跳动的音符，不大服从曲谱的管束。强行把它们按在五线谱上，未必就能花好月圆。所以陈澄雄曾倡议有识之士先坐在一起，共商大计，不必忙着玩“创新”的花样。先把中乐、西乐的优劣势、潜力认识清楚再让他们入洞房不迟。

音乐是如此，其他的文化艺术门类亦大抵如此。艺术家唱到：可恨曲高和寡，我去也！观众则喊：请不要在我面前背过身去！艺术家吼道：我要吃饭！观众笑道：饭，我们请你吃，可你得转过身来，让我们看看，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

有？还是没有？这真是个问题。



烛光里的文化梦

姜德明《余时书话》中的代跋文中提到，“文化大革命”初起时，线装书一夜之间由柜中珍藏的神品变成了心念“四旧”的罪证。可是，“当时在北京图书馆门前常有不留姓名、地址的公、私藏书家，趁着夜深人静把线装书成车地堆在那里”，让书有个好去处，而“这在当时要冒一定风险”。冒着风险给书找个好去处，自己已没有了尊严而偏偏还想着让书能体面地“活”下去，这是乱世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文化风景。

动乱的火焰愈烧愈烈的时候，往往是文化烛光渐弱渐熄的时候。多亏了有那些尽全力维护书的尊严的人，才使得文化得以薪火相传。金耀基记述剑桥一个名叫台维的书商，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学术之灯如风中残烛，在剑桥，台维先生决心使小小的火光保持不灭。那时，剑城几乎没有穿学袍的人在街上了，但他的书摊还是敞着，他的两个店铺还是开着。他使书显出了尊严。”金耀基感叹道：我们如要想建立文化的金殿，也需要像台维先生这样爱书、敬书，又喜欢把书的尊严、书的快乐带给别人的书贾。

书籍本身拥有尊严。有书之尊严，才有文化之尊严，才有人之尊严。不把书看做有尊严的书，也就不会把人当成有尊严的人。所以秦始皇不仅焚书，还要坑儒；乾隆皇帝不仅要纂修“焚毁书目”，还要大兴“文字狱”，该杀头的杀头，该流放的流放。文化人有时会梦想着“一言兴邦”，但他们看到的，却常常是“一言丧命”。